

老外在唐朝，怎麼「成為中國人」？

最近一段時間以來，伴隨著社媒平台TikTok的盛行和「小紅書」的進一步發展，海外網站掀起了一陣「Becoming Chinese（成為中國人）」的熱潮。各個國家的網民拍攝自己喝熱水、自製中餐、穿拖鞋等學習中國人生活方式的視頻，並調侃自己已經「成了精神中國人」。但如果一個唐朝人穿越到今天，看到這個「成為中國人」的趨勢，最先感受到的一定是困惑：做一個「中國人」，有這麼複雜嗎？

生活、勞作、科舉：「老內」隨處可見

自中國 144 小時免簽政策實行以來，越來越多的中國城市街道上開始隨機刷新外國面孔。當在網絡或現實生活中遇到那些在中國生活多年、對中國十分瞭解的外國人時，網民也會略帶調侃地稱呼他們為「老內」。但對唐朝人來說，這種情況反而是他們最熟悉的。

大唐，行走在長安的街道上，各種帶有異域色彩的面龐隨處可見。貞觀年間，唐太宗採納中書令溫彥博的建議，大量遷徙突厥人至河南、朔方居住，其中光遷到長安城的突厥人就有近萬家。這些突厥人很快便如鹽入水，融入了大唐的肌體。他們中的勇士或許披上了唐軍的鎧甲，巡弋在安西的烽燧下；其子弟可能進入國子監旁聽，學說官話；而一些女子則或許帶著獨特的妝靨，出入西市的酒肆，她們釀賣的蒲桃美酒，已成為長安士子詩會上的常客。

這些生動的畫面如萬千溪流匯入江河，共同塑造了盛唐社會的鮮活肌理。

即便到了唐代宗時期的中唐，由回紇官方派遣、常駐京師的人員亦有上千人，而因

經商旅居、改易漢服雜處民間的「商胡」，數量更倍於此。他們「偽服而雜居」，連土生土長的長安人都難以分辨。這給戶籍管理與治安帶來了切實困擾，迫使唐代宗不得不下詔，明令在京回紇人等必須穿著本族服飾，以便識別。

這些遠道而來的異鄉人，在大唐的土地上生活、勞作、奮鬥，並未因相貌或血統而遭遇無形的壁壘。唐朝不僅給予了他們幾乎平等的民事權利，甚至連科舉仕途也向他們完全敞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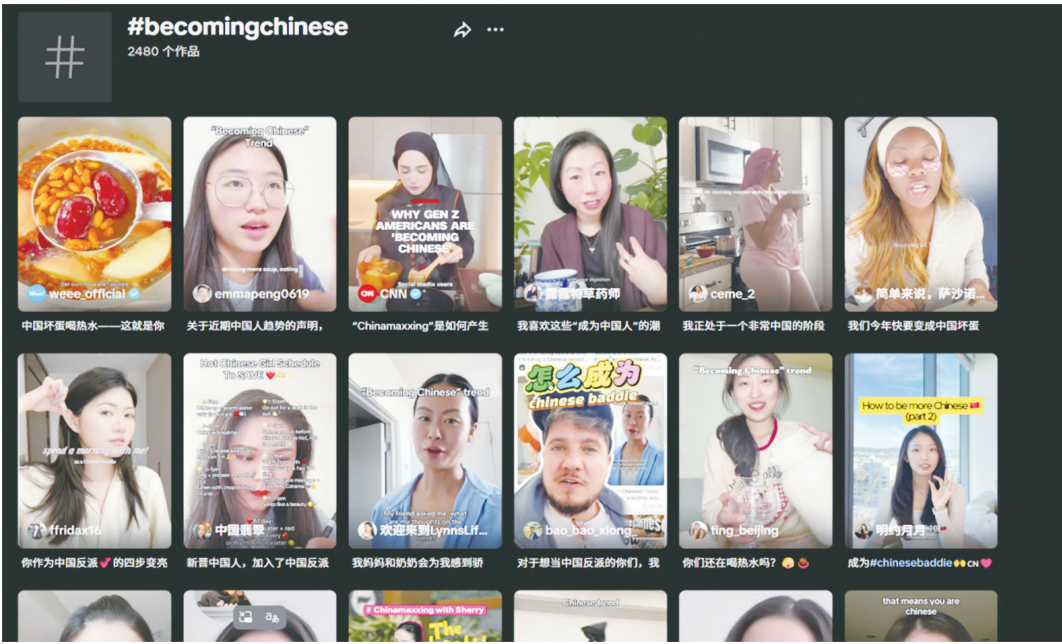
與王維、李白等詩人都私交甚篤的日本留學生阿倍仲麻呂（晁衡），其仕途經歷便與大唐士子沒啥區別。他在完成留學生的學業後，轉入國子監繼續學習，並以國子監學生的身份參與了科舉考試，順利得中進士，之後也按照唐朝士子的入仕道路，先從低品級的司經校書做起，後歷任門下省左補闕、衛尉卿等職，進入中高級官員的序列；肅宗朝升任左散騎常侍兼安南都護，成為享受正三品待遇的封疆大吏，最後官至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，封北海郡開國公。



▲中國電影《妖貓傳》中的阿倍仲麻呂（晁衡）。



▲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唐代三彩胡人俑。



▲社媒平台Tiktok相關話題下的視頻截圖。

文化自信璀璨綻放 吸納八方菁英

倘若說阿倍仲麻呂的成功，或可部分歸因於同屬東亞文化圈，或是開元年間無與倫比的開放氣度，那麼大食人李彥升的故事，則更具跨文明的震撼力。

李彥升出身阿拉伯貴族，幼年隨商隊赴華，居留廣東廣州，從此被大唐文化的博大精深深深吸引。他刻苦學習，不僅通曉漢語，更深研儒家經義。

唐宣宗大中年間，時任汴州刺史、宣武軍節度使的盧鈞發現了李彥升的才華，於是在向朝廷舉薦貢士時力排眾議，為李彥升爭取到了參加科舉考試的權利。

大中二年（848），李彥升一舉通過春闈，得中進士。相較於後世而言，唐代的科舉考試錄取人數極少，因此難度極大。

據後人整理的《登科記》，與李彥升同年考中進士者僅 22 人。在這樣殘酷的選拔中，身為異國人的李彥升卻能脫穎而出，實屬不易。

有更多的人如盧鈞一般，堅定支持李彥升。出身不凡、卻屢屢科場失利的文學家陳黯，不僅未因自己落榜而遷怒於李彥升，反

而公開撰寫《華心》一文，為李彥升辯護：

「以教言，亦有華夷乎？夫華夷者，辨在乎心，辨心在察其趣向。有生於中州而行戾乎禮義，是形華而心夷也；生於夷域而行合乎禮義，是形夷而心華也。」

陳黯此論，超越了地理與血統，將文明認同的核心，精準地錨定在文化價值與道德實踐的層面。

一個人是否為「華」，不在於其生於何地、貌為何樣，而在於其心是否嚮往禮義，其行是否符合文明準則。

唐人闡發的「華夷之辨」，是唐代文化自信最璀璨的綻放。他們堅定地相信，自己的典章制度、禮樂文章具有超越地域和民族的吸引力和化育萬民的力量，足以讓任何真心嚮往之人，在精神上皈依。

這種自信，使得他們無需通過強調外部邊界來維繫認同，反而能以一種雍容氣度，將八方菁英吸納、整合進共同的「天下」秩序之中。

在唐朝人的世界裡，Becoming Chinese 是一場向文明高地的自覺奔赴。



▲西安博物館所藏唐代三彩胡人騰空馬。



▲甘肅敦煌博物館所藏唐胡人牽駝圖模印磚（左向）。

琵琶作唐音，胡餅入萬家

在唐朝的華夷觀、族群觀和天下觀之下，人們看到了獨具一格的唐朝社會和文化風貌。

生長在這個由鮮卑與漢血統融合而成的開放王朝，早晨將被廚房中胡餅的焦香喚醒；漫步於長安街頭，目之所及是身著翻領窄袖胡服、頭戴錦繡胡帽的男男女女；西市酒肆中，高鼻深目的胡姬正笑容燦爛地向人推薦來自西域的葡萄美酒；耳畔傳來的，是琵琶與羯鼓激昂的合奏，宮廷與坊間皆沉醉於胡旋舞的迅疾與柘枝舞的曼妙。

這些源自異域的服飾、飲食、樂舞與人物，並未止步於「流行」或「獵奇」，而是在長安這座熔爐中，被吸收、被改造、被賦予新的意義，最終悄然融入中華文明，成為其中不可分割、生機勃勃的一部分。這幅風格迥異卻充滿活力的拼接畫，也最終成為「盛唐氣象」的一種表現。

這種對自身文明的深度自信與對外來文化的海納百川，共同鑄就了盛唐的強盛根基。在外，作為昔日突厥王子的阿史那社爾，以唐將身份為太宗皇帝衝鋒陷陣，死後陪葬昭陵，得享無上榮光；出身高句麗的高仙芝，為大唐經營安西、抵禦吐蕃立下赫赫戰功。他們與無數「蕃將」一道，將個人的才能與驍勇灌注於大唐的軍事體系之中，為大唐構築堅實的外部防線。在內，大批來自日本、新羅、渤海國的留學生湧入長安的國子監，學習唐朝的典章制度、儒家經典與詩文律法。

假如從一個唐朝人的眼中，可以看到，在歷史上很長時間裡，「Becoming Chinese」這種事，好正常呀。

作者 / 瀟湘水冷

本版圖文均據「國家人文歷史」微信公眾號